



黑猫文酷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歌剧魅影

【法】加斯通·勒鲁 著 by Gaston Leroux

姜薇 译

世界四大经典音乐剧之一

世界音乐剧的憾世杰作

被誉为西方文学界华丽与诡异完美结合的巅峰之作



黑猫文酷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歌剧魅影

【法】加斯通·勒鲁 著 by Gaston Leroux

姜薇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剧魅影 / (法)加斯通·勒鲁著; 姜薇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229-02221-1

I. ①歌… II. ①加… ②姜…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6493 号

歌剧魅影

GE JU MEI YING

[法]加斯通·勒鲁 著

姜薇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刘学琴

特约编辑: 刘美慧 李洁

责任印制: 杨宁

责任校对: 曾祥志

封面设计: 门乃婷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中青印刷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47 转 810

E-MAIL: tougao@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180千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本书讲的是作者如何证实“剧院幽灵”确实存在的故事。

剧院幽灵是真实存在的，并非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仅仅是艺术家的幻想、剧院经理的迷信，或者是芭蕾舞女和她们的妈妈、领座员、衣帽间仆从和门房那些人的捕风捉影。是的，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只是披着一层幽灵的外衣，或者说，他只是一个活在影子里的人。

翻开国立音乐学院（即巴黎歌剧院）的馆藏档案，我立刻发现，那些传闻中的“闹鬼”现象，与巴黎上流社会所津津乐道的一宗离奇悲剧事件存在着惊人的巧合。震惊之余，我不由得猜想，或许所谓的“闹鬼”，恰恰是引发那宗悲剧的原因。事件的发生距今不过三十年，因此在剧院的休息室里，不难找到几位当年事件的见证者。这些人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确凿可信，毋庸置疑。回忆起当年的事，老人们如数家珍，从克里斯蒂娜·戴伊的被劫、夏尼子爵的失踪，到其兄菲利普伯爵的死亡——尸体后来在剧院的地下湖边、靠近斯克里布大街的湖岸找到。但是，迄今为止谁也不曾想过，应该把这个可怕的案件与那个有些神秘色彩的“剧院幽灵”联系起来。

挖掘真相的过程非常艰难，因为调查总是伴随着一些难以解释的超自然现象。我好几次走到希望破灭的边缘，几乎放弃了追踪。然而，付出总算有所回报，我最终还是找到切实的证据，证明了剧院幽灵并非一个虚影。

那天，我花了好几个小时阅读《剧院经理回忆录》。这本书写得很草率。作者蒙夏尔曼不信鬼神，在他担任剧院经理期间，对幽灵的诡秘踪迹视而不见，甚至当他成为“神秘信封”事件的头号受害者时，仍然对此嗤之以鼻。

就在我心灰意冷地离开图书馆时，遇见了歌剧院的执行经理。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当时正在楼梯间跟一个衣着考究的小老头谈笑风生。看见我走来，他愉快地把那个小老头介绍给我。这位执行经理对我的调查知之甚详，而且晓得我急于找到当年夏尼案件的预审法官福尔先生，但却一直徒劳无功。我多方打听，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位法官到底是生是死。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工夫，他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福尔先生旅居加拿大十五年，回到巴黎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歌剧院行政处，想给自己谋个职位。眼前正在跟执行经理说话的这个小老头，正是福尔先生本人。

我和福尔先生聊了大半个晚上，他把自己所了解的夏尼事件和盘托出。由于证据不足，他只能把事情起因归结为子爵的年少轻浮，并把其兄的死亡归结为意外所致。不过，他相信为了克里斯蒂娜·戴伊，两兄弟间曾发生过可怕的悲剧。至于克里斯蒂娜和子爵的下落，福尔先生完全说不上来。我提到剧院幽灵时，他只是付之一笑。其实，他也听说过剧院里发生的种种怪事，似乎说明在剧院最神秘的角落里隐藏着某个特殊的存

在。他甚至还知道“信封”的故事。然而，作为夏尼一案的法官，他认为这些传闻与案件毫无瓜葛。当年案发后，曾有一位证人即刻举证，宣称遇见过剧院幽灵，可是法官却认为不值一提。这位证人不是别人，正是全巴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剧院常客“波斯人”。可惜，法官认为他是胡言乱语。

波斯人的故事，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如果为时不晚的话，我真希望能找到他，因为他的证词太宝贵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查访，我果真如愿以偿。他一直住在利沃里街的一套小公寓里，就在我到访五个月之后，他过世了。对于波斯人的故事，起初我也半信半疑，但是，当波斯人像孩子一样坦诚地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并举出幽灵存在的种种实证，包括幽灵与克里斯蒂娜·戴伊之间的秘密信函，我脑子里的种种猜想豁然贯通。没错，剧院幽灵绝非神话，他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诚然，有人会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纯属无稽之谈，从头到尾都是某个想象力丰富的人编造出来的。所幸，除了波斯人收藏的那些信函之外，我还在别处找到了克里斯蒂娜的笔迹。两下比对之后，我彻底打消了之前的疑虑。此外，我也对波斯人做过一番调查，发现他为人正派，根本不可能编造谎话来妨碍司法工作。

此外，我把手头的资料和我自己的推断讲给夏尼家族那些亲历当年疑案的亲朋好友听，他们对我的分析深表赞同。其中有一位D将军，给我写了这样一封信：

先生：

我没有权利催促您把调查结果公之于众。但是，我

清楚地记得，在著名歌唱家克里斯蒂娜·戴伊失踪之前，在那件震惊了整个圣日耳曼区的惨剧发生之前，歌剧院的休息室里一度充斥着有关幽灵的传言。直到惨剧发生之后，大家的注意力才从幽灵转向了惨剧。可是，在听完您的推断后，我一直在想，如果真的能用幽灵来解释这桩惨剧的话，那么请您把幽灵的事情说出来，请告诉我们它的真相吧。

夏尼家的两兄弟一贯相亲相爱，可是有些居心不良的人总说他们俩是兄弟阋墙，以致两败俱伤。相比之下，幽灵的说法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仍是更合理的解释。

请相信我……

于是，我参照手上的资料，再次深入幽灵生活过的那个广阔的地下王国。在这里，我的一切所见所感与波斯人的说法无不吻合。最后，一个惊人的发现为我的调查工作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大家可能还记得，前一阵子为了挖掘埋藏的艺术家的唱片资料，剧院地下室曾再次动工。挖掘过程中，工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具无名尸体。我立刻断言那就是剧院幽灵的遗骸，并请执行经理先生亲自核实我的证据。即使报纸信誓旦旦地说这具尸体是巴黎公社时期的一名受害人，我也决不动摇。

没错，巴黎公社时期的确有受害者在剧院的地下室被屠杀，但尸骨并未埋在这里。实际上，我知道那些尸骨在哪里。当年巴黎被围困的时候，剧院下面有一个巨大的地窖曾用来储藏各种供给品，而受难者的遗骸就被埋在离那里不远的地

方。我是在寻找剧院幽灵的尸体时发现这些残骸的。至于剧院幽灵的尸体，若不是工人们的误打误撞，还不知要在地下沉寂多久。

不过，让我们先把尸体的事情放一放。在结束这篇不可或缺的序言之前，我必须对下列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密伏瓦警官（当年克里斯蒂娜失踪案的首席调查官）、前任剧院秘书雷米先生、前任剧院执行经理麦尔西先生、前任合唱团团长加布里埃尔先生。特别要感谢卡斯特罗·巴尔布查克男爵夫人，也就是故事里提到的“小梅格”（男爵夫人对自己的过去并不避讳），她是当年芭蕾舞团的当红名角，而她的母亲——已故的吉瑞太太——曾是剧院幽灵私人包厢的领座员。上述各位先生和女士给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多亏有他们的回忆，我才能把当年那段爱恨交织的往事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开始讲述这个神秘诡异的故事之前，请允许我向另外一些人士致谢，否则就愧对他们给我的协助。首先是剧院的现任管理者，他们对我的调查一直给予大力支持，特别是梅塞尔先生，以及现任执行经理加比昂先生。还有一个最最可敬的人，就是负责剧院维护的建筑师先生，他明知道可能有借无还，还是毫不犹豫地把查尔斯·加尼埃（剧院设计师）的有关著作借给我。最后，我必须感谢我的挚友兼前任合伙人勒罗斯先生，他慷慨地让我浏览他的歌剧藏书，并翻阅他珍藏的一些绝版书籍。

加斯通·勒鲁

目录

contents

序言 / 1

第一章 真的是幽灵吗? / 1

第二章 玛格丽塔的新生 / 11

第三章 诡异的理由 / 21

第四章 五号包厢 / 29

第五章 夜半琴声 / 43

第六章 亲临五号包厢 / 60

第七章 《浮士德》以及随后的悲剧 / 63

第八章 神秘马车 / 80

第九章 化装舞会 / 89

第十章 忘掉那个人的名字 / 100

第十一章 暗门 / 106

第十二章 阿波罗的七弦琴 / 114

第十三章 暗门大师的杰作 / 134

- 第十四章 别针事件 /146
- 第十五章 “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 /153
- 第十六章 吉瑞太太和剧院幽灵的渊源 /157
- 第十七章 再来说说别针事件 /169
- 第十八章 调查官、子爵和波斯人 /176
- 第十九章 子爵和波斯人 /182
- 第二十章 地下宫殿 /189
- 第二十一章 波斯人地下历险记 /204
- 第二十二章 酷刑室 /217
- 第二十三章 酷刑 /224
- 第二十四章 酒干倘卖无 /231
- 第二十五章 蝎子，还是蚱蜢 /241
- 第二十六章 尾声 /248
- 后记 /257
- 附录 巴黎歌剧院：加斯通·勒鲁小说的场景
设置 /265

第一章 真的是幽灵吗？

那天晚上，剧院给即将退休的两位经理德比恩尼和波里尼举办了一场送别演出。六个刚刚跳完“波里耶克特”的芭蕾舞女从舞台上退下来，一窝蜂地冲进了首席领舞索莱丽的化妆室。她们一个个惊慌失措，有人在故作镇静地笑着，有人干脆惊恐地尖叫起来。索莱丽原本希望安安静静地准备一下由她负责朗诵的临别致词，女孩们的骚乱自然让她怒不可遏。她瞪着那几个姑娘，准备听听她们的解释。这时，小詹姆斯——一个翘鼻子、蓝眼睛、双颊红润、肤白如雪的姑娘——用颤抖的声音吐出了一句话：“是那个幽灵！”说完便迅速地锁上了门。

索莱丽的化妆室布置得精美考究，但没什么特色。屋里摆放了一些必备的家具——有一面穿衣镜、一个沙发、一个梳妆台，还有几个衣橱。墙上挂着几幅名画的复制品，原作已与鼎盛时期的巴黎老歌剧院一起毁于大火之中。此外还挂着维斯特里斯、加代尔、都彭、比古蒂尼等著名舞蹈家的肖像。不管怎么说，在芭蕾舞团的其他姑娘眼里，索莱丽的化妆室简直就是天堂。其他的姑娘只能共用一间化妆室，那里每天都充斥着歌声、笑闹声和吵架声。姑娘们不是在捉弄服

装师和化妆师，就是在互相请客喝酒，一直闹腾到上场铃响。

索莱丽一向迷信，听到小詹姆斯说起幽灵，不禁打了个寒战，低声骂道：“小傻瓜！”

索莱丽相信一切闹鬼的传闻，对剧院幽灵更是深信不疑。她迫不及待地追问小詹姆斯：“你亲眼看到了吗？”

“没错，我发誓！”小詹姆斯说着，两腿一软便瘫倒在椅子上。

吉瑞太太的女儿也在旁边，她长着黑眼睛、黑头发，肤色暗淡，个子又瘦又小。这时，她插嘴说：“如果真是那个幽灵，他可够难看的！”

“是呀！真难看！”姑娘们齐声附和。

她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简单地说，她们看见了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男子，突然出现在走廊里，随即又消失不见，仿佛直接穿墙而过。

“得了吧，”其中一个头脑比较冷静的女孩说，“你们好像在哪儿都能看见他。”

这话倒也不假。几个月以来，剧院里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这个黑衣幽灵。他随意出没于剧院的各个角落，从不开口说话，当然也没人敢主动跟他说话。他总是凭空出现，然后转瞬即逝，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从哪里出来的，又到底去了哪里。他行动悄无声息，与鬼魅毫无二致。一开始，人们还戏谑地嘲笑他穿得太死板，像个殡仪工，渐渐地，闹鬼的说法传遍了整个芭蕾舞团。姑娘们都声称自己或多或少地见过这个怪物，就连那些大声嘲笑她们的人，心里也难免惴惴不安。即便黑衣幽灵不现身，只要发生一些或可笑或可怕的怪

事，姑娘们也会立刻归咎到他的身上。要是有人摔了一跤，或者被其他女孩捉弄了，甚至丢了一个粉扑，大家都会想到那个传说中的剧院幽灵！

然而，到底有谁亲眼见到幽灵了呢？在剧院里，穿黑色斗篷的男士比比皆是。不过这一个似乎与众不同，因为裹在黑衣里面的是一具骷髅，至少芭蕾舞女们是这样说的。当然，他还顶着一颗死人头。

这是真的吗？其实，这番模样是根据剧院布景师约瑟夫·布盖的说法加工而成的。布盖亲眼见过那个幽灵。有一天，他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间遇上了幽灵，但一眨眼的工夫，幽灵就消失了。此后，布盖逢人便把这段经历拿出来讲一通。

“那家伙特别瘦，衣服空空荡荡的，就像挂在骨架上。他的眼窝很深，根本看不到眼球，就像骷髅头上的两个黑洞。他的皮肤紧紧地绷在脸上，肤色不是惨白，而是令人恶心的蜡黄色。他的鼻子几乎没有了，从侧面完全看不到。你想想没有鼻子的脸会是多么吓人！他只有三四绺头发，黑色的，乱糟糟地挂在脑门上和耳朵后边。”

这位布景师是一个严肃老实、头脑清醒的人，从来都没有什么想象力。他的故事让人听得又兴奋，又害怕。很快，有人开始随波逐流，声称自己也看见了一个顶着死人头的黑衣幽灵。也有些较为理智的人，认为约瑟夫的奇遇一定是他的助手在开玩笑。然而，紧接着发生了一宗宗令人费解的怪事，使那些最不信邪的人也开始动摇了。

举个例子吧，有个消防员，天不怕地不怕，更别说怕火了！一天，这位消防员到剧院地下室进行常规的防火检查。

据说，这次他走得比平常要深一些。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出现在舞台上，面色苍白，双目圆睁，全身颤抖着昏倒在詹姆斯太太的怀里。^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他在地下室里看见一颗燃烧的人头，迎面向他扑来，而人头下面竟然没有身体！我前面说过，消防员可是不怕火的。

这个消防员的名字叫庞潘。

这下子，芭蕾舞团再度陷入了极度的惶恐。看起来，这颗火焰人头竟与约瑟夫·布盖的描述迥然不同！不过，姑娘们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幽灵神通广大，当然能随心所欲地变换他的面容。可是如此一来，大家的恐惧感更加深了。想想看，连最英勇的消防员都会被吓晕，这些年轻女孩们在经过阴暗的走廊时，难免更要加快脚步。在消防员见鬼后的第二天，索莱丽便亲自在后台门卫的桌上搁置了一块马蹄铁。任何非观众身份的人在踏上楼梯之前，都必须摸它一下，否则就别想进门。这块马蹄铁可不是我编出来的——当然，我讲的整个故事都是有凭有据的。直至今日，只要从工作人员出入口走进剧院，依然能看见它摆放在后台门卫的桌上。

让我们再回到故事开头的那个夜晚。

“就是那个幽灵！”小詹姆斯喊道。

索莱丽的化妆室陷入了骇人的沉寂，只有姑娘们紧张的呼吸声在空气中回荡。突然，小詹姆斯极度恐慌地退到房内最远的角落，颤抖着声音说：“你们听！”

门外传来一阵轻微的簌簌声，但是没有听到脚步声，仿

^①这件事是剧院前任经理佩德罗·盖拉尔德先生亲口讲述的。

佛只是轻柔的织物拂过门板。接着又是一片死寂。

索莱丽力图表现得比同伴们更勇敢些，她走到门口，声音颤抖地问道：“是谁呀？”

没有回应。索莱丽感觉到屋里所有人都在注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只得硬着头皮大声问：“门外到底有人没有？”

“有的，有的，肯定有人！”瘦小的梅格·吉瑞勇敢地抓住索莱丽的裙裾，“不管怎么说，您可千万别开门！上帝啊，千万别开门！”

索莱丽仗着自己有一把从不离身的匕首，猛地转开了门锁。女孩们一窝蜂地逃到了屋子最里面的角落。小梅格不住地叫道：“妈呀！妈呀！”

索莱丽鼓足勇气，探出头去。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那盏煤气灯透过玻璃灯罩散发着微弱的红光，完全不能照亮周围的黑暗。索莱丽猛地关上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没有人！”她说，“外面一个人都没有！”

“可是，我们真的看见他了！”小詹姆斯战战兢兢地走回索莱丽身边，“他一定在别的什么地方游荡。反正我绝不回去换衣服了。我们最好一起下楼去致辞，然后再一起来。”

小詹姆斯说着，摸了摸戴在手上辟邪的珊瑚指环。索莱丽偷偷用涂着鲜红指甲油的右手拇指，在左手无名指戴着的木指环上划了个十字。她转身对姑娘们说：“打起精神来，女孩们！镇静一点！我敢说，其实你们没有真的看见他。”

“不，不，我们真的看见了，就在刚才！”女孩们异口同声地嚷道，“他那个死人头，还有黑斗篷，跟约瑟夫说的一模一样！”

“加布里埃尔也看见他了！”小詹姆斯说，“就在昨天……昨天下午，光天化日之下……”

“加布里埃尔？合唱团长吗？”

“是呀！怎么，你不知道吗？”

“他大白天也是那个样子吗？”

“你说谁？加布里埃尔？”

“当然不是，我是说那个幽灵！”

“没错！这是加布里埃尔亲口告诉我的。正是因为那身行头，加布里埃尔才认出他来。昨天下午，加布里埃尔独自一人呆在经理办公室，突然门开了，那个波斯人走了进来。你们都知道波斯人的眼睛会通灵——”

“对！对！”姑娘们齐声附和着，竖起食指和小指，把其他三个手指扣在手心，做了个驱邪的手势。

“你们都知道，加布里埃尔非常迷信，”小詹姆斯继续说道，“不过他一向很有礼貌。当他看见波斯人时，他只是悄悄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自己的钥匙（这也是一种驱邪的做法）。可是，就在波斯人打开门的一瞬间，加布里埃尔一下子从椅子上蹦起来，差点撞到壁橱的锁上，衣服被壁橱的钉子钩破了一大块。他急忙站起身来想往外走，却一头撞上衣帽架，头肿了个大包，痛得他连退好几步，结果胳膊被钢琴旁边的屏风擦破了皮。他想扶着钢琴站稳，怎知琴盖砰地落下，差点没压断手指。他像个疯子似的逃出办公室，结果下楼梯时又跌了个跟斗，一直滚到楼梯最下面。当时我和妈妈碰巧经过，赶快跑过去把他扶起来。他伤得很重，满脸是血，我们都吓坏了，可他居然大喊‘感谢上帝！我总算逃出来了！’，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是什么把他吓成这样。原来，就在波斯人的身后，他看见了那个幽灵，顶着死人头，就跟约瑟夫说的一模一样！”

小詹姆斯一口气把故事说完，好像幽灵就在她身后一样，紧张得上气不接下气。全场陷入死寂，只有索莱丽在使劲地磨着自己的指甲。这时，小梅格·吉瑞开口打破了沉默：“约瑟夫最好闭嘴，不要四处乱讲。”

“为什么呢？”有人问。

“我妈妈这样说的。”小梅格一面将嗓门压到最低，一面环顾四周，仿佛害怕被门外的什么人听见。

“你妈妈又为什么这样说呢？”

“嘘！小声点！妈妈说那个幽灵不喜欢别人议论他。”

“她怎么知道的？”

“因为……因为……没什么……”

小梅格的欲说还休更激发了大家的好奇心。姑娘们围在梅格身边，齐声央告她把话说清楚。她们一个挤一个，一起向前探着身，彼此的恐惧相互感染，却又夹杂着一种莫名的快感。

“我发过誓，绝对不说的！”梅格急促地说。

可是姑娘们不肯放过她，七嘴八舌地保证一定会保守秘密。最后，梅格终于吞吞吐吐地开了口，两眼还死死盯着门：“就是……就因为那个包厢……”

“哪个包厢？”

“幽灵的包厢！”

“幽灵怎么会有包厢呢？快说，快说！”